

阅读丰富人生·讲好东营故事

东营市第三届读书节



木心还火的时候,跟风买过两套集子,说来惭愧,至今没有读完。

天气和暖之后,关注的美食公众号上陆陆续续发了各式野菜的做法。好几个号都分享了马兰头的吃法——这种产自南方的寻常野菜——我从来没见过呢。可是提到马兰头,脑子里率先蹦出木心的几个句子。

“姑苏酱鸭,平湖糟蛋,撕蒸笋,豆干沫子拌马兰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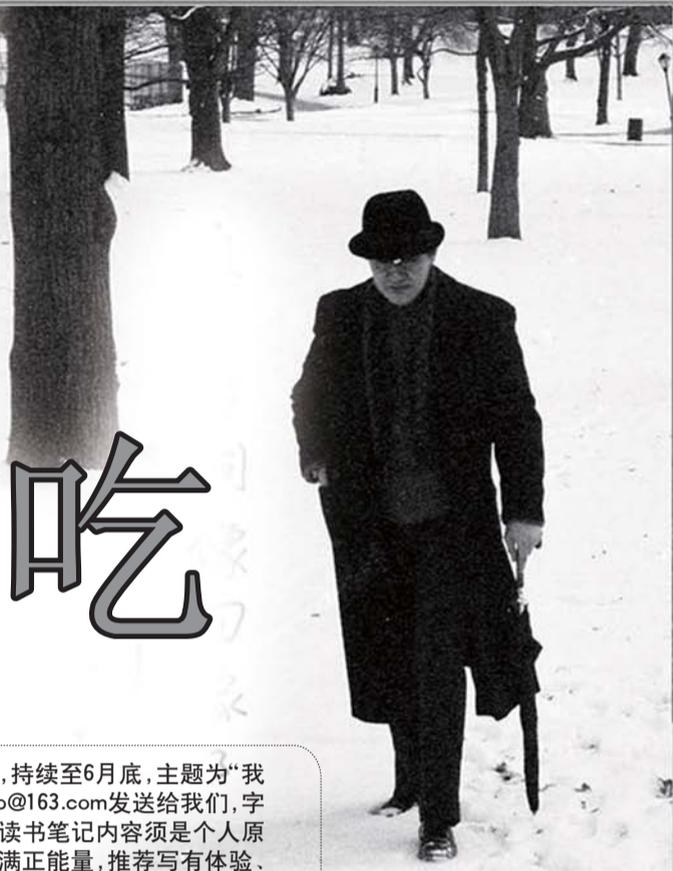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几个菜名,叠在一起,缓缓念出来,莫名有种平仄起伏的美感在里头。而这几样小菜,只不过配粥来吃而已。在那两套集子里,美好的句子俯拾皆是,我单单对这句印象极其深刻,可见还是馋,对好吃的东西总是念念不忘。

“昔南塘春半,风和马嘶,日常无事蝴蝶飞”。这句总让我对江浙一带的春季产生奇妙的遐想,大概是温和、微醺的样子吧,人也变得慵懒,在那薰风撩拨之下,连思维都变得绵软、迟钝。

然而,“而今子身永寄异国,诗书礼乐一忘如洗,犹记四季应时的早餐”。当笔锋调转指向当下的现实,永寄异国的漂泊、一忘如洗的惭愧漫上心头,却仍记得“四季应时的早餐”。我猜想

这大概是专属于中国人独有的情结吧,就像几年间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系列热播。当一晚熬煮过家乡味道的热汤粥端上来,整个人与故土的联结从抽象变得具体,热气氤氲里,那个“我从哪里来”的终极命题仿佛在此刻有了最生动的解答。

因为嘴馋、好吃,对于书籍里提到的美味食物总是印象深刻,比如木心集子里提到的配粥的四样小菜,比如《赠卫八处士》的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见黄粱”,比如《问刘十九》的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比如梁实秋专门写过的一册《雅舍谈吃》。或者也只是寻常食物,我总疑心为何在他们笔下竟显得好像是绝佳的美味,又或者在那般的情致意境之下,再简单的食物都有了不同的味道。(王钢蛋)



吃

本报就第三届东营读书节组织开展我爱读书活动,持续至6月底,主题为“我爱读书”,面向全市征集。将读书笔记通过邮箱qlwbhsz@163.com发送给我们,字数不限,形式不限,不要忘记告诉我们你的姓名、电话,读书笔记内容须是个人原创,要求有真情实感,内容积极健康,符合时代要求,充满正能量,推荐写有体验、有见解、有感情、有新意的读后感,本次活动将对市民读者的读书笔记择优发表。



4月23日,在这样一个飘满书香的节日里,地坛公园绿叶荫荫,遥遥十里春风拂过,杳杳十里桃林千层锦绣花开。在甜香满溢的气息里,我轻轻合起了手中的书。想起有一个人,也曾在这里数次掩卷,他说,地坛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

我是为了一本书而来的。如今的地坛,妆容精致,热闹非凡,但那本书中的地坛,确是“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,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雕栏玉砌”。历史在地坛掩卷,那些繁华绮丽的浮华万千,那些温柔旖旎的梦境,于史书中被深深掩藏。合上的书本,便是一声叹息,叹息着过去旧时光的流逝,叹息着岁月无情的剥蚀,最后,终于变了模样。当旅游

业发展起来,光鲜亮丽终又取代了斑驳混杂,人声鼎沸终又取代了寂静如斯,可是,那本书,那个人,却又在时光中默默掩卷,在荒凉寂寥的旧日地坛中,默默掩卷。

彼时,那本书尚不能语,可那个人,却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,看到了时间,看到了自己。他说,我已分不清是地坛在我还是我在地坛。我想,史铁生确实是地坛的一部分了,在《我与地坛》一书中,我看见他在地坛写写停停,书本开开掩掩;看见他消沉低迷却最终又重新振奋。这或许便如同庄周梦蝶吧,史铁生在荒凉的地坛中找到了熟悉的气息,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与宿命。

所以,在《我与地坛》中,一切都是那么真切而深情。在读《我与地坛》这本书时,

一切欢欢笑笑,悲悲切切尽在眼中,尽入心底。比如,有一段是这样的:“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,味道不能写只能闻;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,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。所以我常常要到园子里去。”我在这段话中仿佛闻到了老树与老墙历经千年的气息;仿佛闻到那满是枯藤落叶的衰颓的气息;仿佛看到了史铁生沉默在阴影中的脸;仿佛听到了他发出的沉重叹息。他在《我与地坛》中,将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地抒发,并与地坛共情、共感,同悲同喜。他在地坛中,可以坐到“满地上都落满月光”。这是一种多么深的孤寂啊,白纸黑字,映出他孑然一身,形影相吊的落寞与萧索。

诗几行,泪千行。《我与

地坛》,语言凝练,确是将千愁万绪融于其中,有失魂落魄的失意败落,有风雨初霁的欢乐愉悦;有风光霁月的乐观开阔,有“找到灵魂真正归属”的蓬勃自由。这便是《我与地坛》,发于情,绘于字,悟于思,待到掩卷已是感慨万千,清泪两行。

史铁生于2010年掩起了他人生的长卷。他这一生,朋友、老师、亲人,最贴近的便是地坛。《我与地坛》已不能被单纯的看做一本书,它是一份情感;它是一抹灵魂;它是一个人命运的归宿。

春光如此,静好如斯。轻轻合起手中的《我与地坛》,我想,史铁生掩卷地坛,一定是幸福而安详的吧。

(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杨凯博 16岁)

灵魂的站立

——读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鲁迅先生有文曰“灯下漫笔”,其实灯下最宜的是观书。

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是古人的清福吧。冯兆中教授曾说过,古人读书有两大乐事。第一个就是这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,再一个则当属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。此论是发在大学时的讲座上。这当过右派的老人,说到此处,遂感慨曰:现在政治开放,读禁书之乐反倒享受不到了,不免憾甚。引来我们满堂笑声。时当弱冠,风华少年,禁书之乐感触不深,但对这红袖添香,却颇有点儿“心向往之”。及年齿渐长,历事愈多,体会也愈深。现在倒是认为人生两大乐事,首推远游。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,襟怀舒畅,妙不可言。第二却须是此“夜读书”雅事,但红袖添香倒不必了。因为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正交流的痛快,何劳外人打搅?

是的,读书必当深夜才有味道。孤灯一盏,万籁俱寂,握一卷于案头,于枕上,真有说不出的惬意。且易入定,大夜弥天,四下无声,情

节之波澜曲折,文辞之绮丽绚烂,皆入动于心。渐觉躯体物化,恍然千年,真不知身在何世?

有时大风雨,偷得浮生半夜闲。拥被于床,不用为生计在雨夜奔走,心中已欢欣一片。听急雨敲窗如金鼓杀伐之声,摠亮台灯,橘黄的光线映的斗室内温馨无限。闲吟宋词,听辛弃疾的临风长啸,或轻展《浮生六记》,看沈三白与其妻怎样软语温存。如此境界,人生一世,夫复何求?

《尘埃落定》刚上架的时候,被这薄薄但洁白的一册纯净所吸引,在海淀的书店里,我毫不犹豫地抽出一本塞入我的背包,此后随我千里长途,到家已是深夜。洗去风尘,斜躺在被子上,我慵懒的翻开扉页。然后,然后就随着阿来的笔走进了西康藏人的世界。手指翻动着眼前一幕幕电影画面,风光旖旎的景色,波澜曲折的身世,流逝的时光,缠绵的爱情,阿来娓娓道来。那讲述如潺潺流水,不疾不徐,缓缓流过干裂的土地,滋润着我的心。我觉得

身体浮了起来,没有了肉身的重量,只剩下空明的心灵。如得道的佛陀,如飞天般漂浮在空中。漂浮在空中,俯视着茫茫大地,和大地上的山峦、骏马、牛粪火、罌粟花;俯视着大地上的河流,和流水一般逝去的时光,红颜老去,桑田沧海,茶马古道上响起枪声,荒凉的边界矗立起新城,罌粟花飞起来,那皑皑雪山映着阳光……就这样,一册读完,蓦然回首,东方已现鱼肚白。

那几年在我的“蝉蜕小居”,确是很享了几天这样的清福,春听风过林梢,秋听雨打残荷,夏来蛙鸣一片,冬去雪落无声,案头的书也一天天高起来。可是人事倥偬,琐屑繁杂,华年不再,这样的日子,毕竟一天少似一天了。

鲁迅曾对儿时的乐园说:“别了,我的蟋蟀们;别了,我的覆盖着们和木莲们。那是他人生已过大半,饱尝了凄风苦雨,独自漂泊岭南之时,在对前路的彷徨里,在孤军奋战的间隙里,忆起往昔的温馨来了。那么,我也只有

说:别了,我的蝉蜕小居;别了,我的夜读书的生涯。可是,现在的我,为何也忆起那逝去的好日子了呢?

作者简介

宋词,黄河口文化之星,市政协文史专员。我知彼岸,欲渡无舟,只好业余写作。作品散见于《椰城》《文苑》《青海湖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博闻》《黄河口文艺》《东营文艺》等文学刊物和《齐鲁晚报》《山东工人报》《乌鲁木齐晚报》等各省市报纸副刊,曾获首届山东精短散文大赛三等奖、齐鲁文学作品年展散文类优秀奖、建党90周年全国征文三等奖、全国地理散文大赛三等奖、黄河口文艺奖、凤凰城文艺奖、情书大赛一等奖、黄河文化征文一等奖,其它地方性文学奖项三十余项,先后入选《散文里的中国》、《作家眼中的黄河口》和《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3、2015》等文学选本。曾有非虚构作品在网易“人间”栏目连续刊出。有作品入选考试题。

夜读书

宋词